

哀情小說

桃源慘獄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初版



分售處

小說 (桃源懷獄) 全二冊

每部定價洋一角二分

編輯者 痛 史

發行者 進步書局

印刷所 上海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拋球場中華書局

北京 保定 奉天 長春
雲南 成都 重慶 漢口 武昌

中 華 書 局

長沙 開封 南京 杭州
溫州 福州 廣州 汕頭 濟南 石庄

新 小 說

哀情 小說 碧血巾

全書一冊 價洋五角五分

軍事 小說 刺薔薇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哀情 小說 千古恨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奇情 小說 孤雛劫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哀情 小說 靈鷲夢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偵探 小說 黃金舌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哀情 小說 春水沉冤記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理想 小說 火星飛艇夢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言情 小說 藕絲記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偵探 小說 情謀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丙卯十三)

哀情小親

桃源慘獄提要

是書述桃源一冤獄一衣之
微釀成巨案至于雙鴛待闕
連鷄不飛畢命蒼鷹埋情黃
土黃金作崇含意未申所宜
下六月之霜而遏三年之雨
者也著者狀兒女之頑癡老
親之憤痛縣令之殘酷劣紳
之猥鄙燃犀之下了無遁形
直是爰書一則

小哀情
桃源慘獄

痛史著

看官們可曉得小子爲什麼做這篇桃源慘獄的小說。因爲世界上的人。一時三刻忘不了的事情。就是衆人最歡喜的錢。不管朋友親戚。平常相遇。少不得幾句恭維。滿堆笑臉。若說到銀錢兩字。面上便半青半紫。登時變了棕色人種。這也難怪。他們血汗賺來的錢。能不看得重麼。如今朋友二字不題。單說親戚人家。俗語說的是丈母看女婿。越看越有趣。譬如女婿有什麼要事。向丈人家商借些東西。任憑丈人十分吝慳。丈母無不滿口應承。這是女生外向。普通的性質。不必提他。如今且說這部書中所叙的。乃是一

家小康之家。爲了一領布裘。到後來成了一件極大極奇的案件。這真是人所萬萬料不到的了。閒話少叙。讓小子把這案的原因。慢慢地道來。却說前清光緒末年。江蘇省淮安府桃源縣地方。有個名叫朱伯道。家財富足。存心忠厚。不過親戚朋友有事。要去會他。家庭之間。却靜悄悄的。如入空谷。這是什麼講究。原來朱伯道年紀已半百有零。不要說兒孫繞膝。就是要掙氣生個女兒。也掙氣不來。及至年登花甲。方纔生了一個女兒。當時老翁雖悶悶不樂。一想到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兩句童謠。却又十分愛惜。那女兒也溫柔敦厚。善解人意。到了十四五歲。他的父親。要替他尋一頭親事。恰好有個朋友兜搭上去。說這兒東鄰陳子梅之子。人

狠穩實。足當少年老成四字。老兄不嫌遷就。這事包在小弟身上。伯道本來看那陳子梅的兒子陳端華。人才不錯。就是家道貧些。也可將就。便拱了拱手。預先道了勞神。那朋友立刻告辭到東家去。說伯道同他交誼極厚。他此番有意要把他姑娘和公子聯姻。託他做媒。東家裏本來求之不得。就一口應許。做媒的人也不必這邊扯些謊話。那邊說些調言。一言既定。從此兩家便成了親眷了。那女兒從此以後。便躲在房裏不出來。一半是避避嫌疑。一半是靜候吉日。有一天正一個人在房裏。低着頭。想那過門時候。衣服怎樣斬新。首飾怎樣時式。就不覺喜形於色。又向反面想去。儻使這其間有幾件不完全。便是美中不足。又不覺愁皺雙眉。好生

煩惱正在這個時候。忽聽門外一陣步履之聲。女兒忙豎着耳朵。平心靜氣聽了一回。只有老爺請安四字聽得很清楚。仔細再聽。又似有。又似無。不能真確。過了一會。不知怎樣。忙悄悄的起身。走近簾邊。定睛一看。原來外面來的是陳家的用人。那父親手拏一封書信。看個不了。心中十分驚疑。生怕父親瞧見。轉身向內徐徐避開。鼻子裏暗暗呼出一口鬱氣。心裏忖道。父親平日看信。任他怎樣。却一目了然。今天這般舉動。好生古怪。莫非是郎君着人來告借銀錢麼。正在躊躇。只聽得他父親在那裏喚他。他便孃孃婷婷的從房裏踱出來。走到父親身邊。他父親道。紅皮箱內有件半新舊的袍子。快去檢出。給了來人帶去。女兒道。那一個要使用。父

親不及開口。早聽得那用人賠着笑臉道。是府上姑爺要穿。原來他女婿端華。家境清貧。在家裏坐著冷板凳。沒有半文出息。偶然碰到無可挪移的時候。向親戚人家借件衣服。也是人情中或有。的事。當時女兒就望裏一走。自思自想道。父親身子長大。郎君身子短小。拿這件半新舊的袍子借給他。明天穿上去。那不是裏面。覺著空洞洞。像大殼風菱一般麼。忽又轉念一想道。我雖然這般想。我倘然去和父親相商衣裳的大小。萬一反起臉來。連這件袍子也不肯借。這不是好心犯惡意。誤了郎君的事麼。母親昨天又到外婆家去。還未回來。父親的吩咐。那敢違背。只得從紅皮箱裏輕輕檢出。瞧見那袍子小襟上有隻袋兒。便心生一計。私拿母親

所給的金飾。安置一兩件在袋兒內。等他瞧見了。變換銀錢。買件袍子也好。主意打定。便將袍子包裹好了。踱出房門。雙手送到父親前。父親道。前天看見紅皮箱在衣架旁邊。這件袍子。你母親又安放在箱子沿面。什麼叫你去檢。便檢了這許多的時候呢。女兒道。因爲鎖匙一時沒有找到。所以遲了。他父親在籐椅上略點一點首。並沒有打開衣包過眼。就急忙忙的招呼來人帶去了。不多幾時。驀地聽得隔壁房間裏說道。女婿的人品。平心而論。倒還不少。只是前月將女兒配給他。怎麼今天就來告借衣裳呢。這是小事。不必多說。但是他毫無家產。將來的生計。不知怎樣。我不免替他擔憂。我年已花甲。膝下沒有一個兒子。足以娛老。偏偏賞識在

桃源慘獄



牝牡驪黃之外。瞧中了這個窮婿。也不顧旁人談論。獨行獨斷的。做了這樁事。結了這段姻緣。癡心妄想。可以娛娛老景。就是替女婿設想。也不能不算是件美滿姻緣。誰知不到幾天。便變了樣子。厚臉來告借衣裳。望後日子狠長。怎麼對付他呢。到了如今。悔也無及。恨也無用。這個真真叫自尋煩惱了。猶諸未完。只聽得母親冷笑一聲。剪住了說道。好了好了。你自己沒有兒子。你還這樣吝慳做甚。那女兒聽得十分清楚。知道母親已由外婆家裏回來了。忙去請了個安。他父親見女兒前來。倒有的些過不去。便又說道。婚姻一事。各人命裏註定的。若定要找一個殷實人家。不知等到何年何月。女兒。你別慌。你丈夫的事。包在我身上。一面說。一面偷

瞧着女兒。便有局促不安的情狀。女兒道。命裏註定的一句話兒。真是金石之言。不說美滿因緣。就是鬧出把戲。也不必悔。不必恨了。父親道。我和你母親閒談。誰知道你在外面竊聽。如其不然。那裏知道我說美滿因緣呢。女兒道。這有什麼難知。我瞧父親的顏色。就知道大半了。父親道。如今閒話少講。你的母親也在這裏。方纔你丈夫差人來拿去的衣裳。你沒有付差麼。女兒暗想。難道私放金飾的事。已露了馬脚麼。便一時着了慌。答道。那個那個衣包。父親可不是當面招呼來人帶去了嗎。說罷。雙眉一縐。心中好似打翻了五味瓶。甜的鹹的苦的酸辣的。一齊都湧上來了。就自己回到房裏去。呆坐着椅子上。搓着手。不言不語。把兩隻眼睛。望

着空中動也不動。停了一回。又直立起來。好像心裏有甚麼東西作怪。坐也不安。立也不穩。心中只注意袋兒裏的金飾。望他不要露出破綻纔好。過了一天。郎君不見過來。又等了一天。依舊不見。女兒心中。早起了一個疑團。什麼平時他是不時要來的。爲何自從借去袍子後。反不來了。好生古怪。因又等了幾日。仍舊不見他來。弄得沒法。暗地裏差了一個丫頭去探探他家裏的人。大家面面相覷。不發一語。有的是切切私語。連隔座都聽不出說的什麼。最可憐那天來借衣裳的用人。呆頭呆腦。連脚步兒也不敢放重一些。這個光景。好像在一箇危篤的病人之旁。大家都不敢透氣。花兒呢。原來他家裏的人。生怕姑娘着急。所以人人眼觀鼻。鼻觀

心只是不語。却又挨不過去。到此地位。只得大家鎮定了心。裝做沒事人兒。想出些話兒來敷衍過去。誰知在肚腸裏搜尋了好半天。纔有一兩句。却依舊是斷斷續續。枝枝節節。袍子和金飾的事。一字不提。丫頭等他不得。轉身而去。剛纔出得大門。轉了一灣。只聽後面有人呼道。姐姐慢走。丫頭回頭一瞧。見是結拜的妹子。便道。妹妹。你趕來做什麼。那妹子道。你家有緊要的事情。正要告知姐姐。那丫頭道。今天委實沒有空兒。和你閒談。你有什麼話。你隨我來儘說。那妹子知他心亂如麻。也不便再行開口。只一聲告別去了。那丫頭回來。對着姑娘。也是斷斷續續。枝枝節節的。說了一句。却忘了兩句。那女兒心中更覺沉悶。難道他沒有錢。便私自逃

走去了麼。想想他。又不是這樣的人。他平日辦事。父親說來。却自光明正大的了不得。倘然沒有銀錢。也不妨在我父親面前。商量借些。况且拿去衣裳的時候。我暗暗裏藏了金飾。難道他不知道麼。他又不是近視。那有沒有找到之理。正在左思右想。坐着出神。忽聽外面有人叩門。女兒起初。也不理他。後來那門敲得急了。只說道。老爺開門。女兒一聽。真是郎君家裏的人。忙吩咐丫頭去開了門。那來人急急忙忙的。一陣聲響。進來說道。老爺在那裏。那時父親已應聲而出。那來人道。老爺不好了。再不想我們的少爺。運氣這樣不好。老爺的衣裳拿去。竟鬧出亂子來了。那時女兒遠遠聽着。登時發了一個寒噤。幾乎跌下地去。他的父親。聞言呆了半

天才繃着眉頭。就拖長了聲音。對來人說道。究竟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情。你好好訴來。你說衣裳的事情。這是借貸來往的常情。有什麼大驚小怪。汗如雨下的來警報。來人道。不瞞老爺說。這事已出了好幾天了。如今要想個法兒去救他。那老爺聽了。倒也有些着急。就促來人快說。來人道。我就照直說了。我家少爺。那天接着老爺的袍子。打開一看。就粧扮起來。在鏡子裏瞧瞧。只見身材很大。袖子又長。當時脫下包好。一言不發。彷彿有不快樂的意思。一會兒低着頭。一會兒又瞧着自己身上。就嘆口氣道。明天同牕家有喜事。隨身衣裳去道喜。那不是露出寒酸的樣子麼。指望丈人家裏的衣裳拿來。借光借光。誰知借來的袍子。沒有一些兒稱身。